

白晶◎著

生死流连

SHENGSI
LIULIAN

人生中的很多画面都是真假难辨的

也许，在玻璃窗开合的瞬间，上帝会给予一个穿越时空的机会
让你窥见自己人生中不曾知道的种种真相：你还愿意离开这个世界吗？



生死流连

白晶 著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生死流连 / 白晶著. — 重庆 : 重庆出版社, 2012. 8

ISBN 978-7-229-05291-1

I. ①生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18581号

生死流连

SHENGSI LIULIAN

白晶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陶志宏 何 晶

责任校对: 何建云

装帧设计: 阳光图文工作室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 庆 出 版 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制版

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: 7 字数: 157千

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5291-1

定价: 23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最难以获得的原谅，其实来源于你自己的内心。

——题记

引子

不是有别于以往其他类型的“穿越”，或许提不起我写这部书的兴趣。当一位朋友提议我写当代穿越、人和人灵魂间的穿越时，这个奇妙想法似“噗”地一声划着的洋火，对准的正是烟花筒引信，我只有站在下面，仰望自己偌大的激情斑斓于漫漫长夜空。

这种“大突破”，虽然比仅写年代间的穿越复杂、艰难、具有挑战性，却也更具现实意义。

希望看透对方，却愿意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，似乎是人的共性。本书的视角就是把披在人身上的华丽外衣一层层剥除：你在我面前不是装吗？那我用“隐身”的方式吸附于你，窥见你不为人知的生活的另一面。展现众生相只是表面文章，透过人生百态剖析人性直指人的灵魂，才是最终目的。

都说这是一个游戏的时代，很似旧时男人喜欢把玩女人的小脚，浸淫于极度的扭曲与变形之中。不可思议的“审美”，造就了无数嘴脸怪异的“玩家”。一场场疯狂的游戏，玩人的同时也不免落于强于自己的高手股掌。

“不就是玩吗？玩呗，看他妈的谁玩死谁！”俨然像铺天盖地的蝗虫，疯狂地啃噬绿色的真情、真爱、善良、单纯及与所有

美德有关的事物。道德、理想、盛名、美德、浩然之气、血脉贲张……都成了被讥讽调侃的对象，似把女人乳房臻美的哺乳功能剔除，只剩下被一只只大大小小污浊粗鄙的手无度撕扯与揉捏的效用。

满目的疮痍，令良知未泯的人在足以扼腕的哀痛中失神不已。不禁会问：当今的社会和生活于斯的人们，为什么会如此疯狂？疯狂的背后，潜藏的巨大暗流又是什么？

完稿之际，正是正月十五，年的尾声在疯狂的鞭炮与炫目的烟花中碎成一地纸屑。风可劲地刮着，天上的月亮也被吹得愈发清冷，像黑暗中透出一洞遥远的光明。我不禁骂了句，该死的月亮，你所有的魅惑也不过是借了太阳的光来游戏向往你的人，也多亏了现代科学戳穿你的真相！转而一想，世上的一切物象都是无辜的，该问罪的还是以游戏万物为乐的人！

28天，当我经历了这段看似疯狂却又奇妙的旅程，似乎把自己也穿越了一把。每次走完长篇，圈下最后一个句点时，我会痛痛快快地哭上一场，这次也不例外。似落在页尾的注脚，不起眼却非常重要。是对心中未尽情绪的彻底抒发，是对这段没有白天黑夜日子的完全清理，也是对与文字28个日夜做爱般的颠狂表示敬意。

从没想过要写穿越，也从没想过会如此顺利地完成了这次疯狂穿越。掩卷而思，却又有些像斑驳的水泥老墙，早晨和晚上，都有露有霜，摸摸，却一手的潮湿与冰凉。

苏好伸了个懒腰，坐起身，发现自己竟然像个没有任何重量的氢气球，可以轻易腾身到半空中，而且想怎么飘就可以怎么飘。小时候无数次做过的飞翔梦，在这一刻奇迹般地实现了。

透过林隙间薄薄的雾霭，她打量着下面的一切。

林中小路上，两辆“汪汪”叫的警车停在路边，黄色的警戒线将仰卧于草丛中的白衣女子围拢起来。五六个身穿警服、手戴透明胶手套的警察分散在周围，有的拍照，有的搜索物证，有的检查女尸，有的对报案人做笔录，紧张忙碌的氛围中透着浓重的不安与疑惧。

“天还没亮，我到地里割芹菜、卷心菜、大葱，到市里卖，”农夫伸手去指，由于颤抖所指的方向有些偏离，他脸上的肌肉抽动着，气息像被重物压住了，声音越发磕巴，“想——想解大手，把‘狗骑兔子’停那儿，没走两步被她绊了一脚。”

“大概几点？”中年警官打断他的话问道。

“天刚擦亮儿，也，也就5点。”

警官看了看表：“现在是6点，是一小时前！接下来，你又做了什么？”

“打，打110！”

“陈队长，”女法医向警官喊道，“女事主大约25岁，身高1米68，瞳孔早已放大，颈部有明显的紫色淤痕，胸部、小腿、脚腕处的皮肤上有淤青，没有发现被强暴过的迹象。初步推断，死

亡时间大约离现在5小时，也就是午夜12点前后。”

“大家仔细勘查，一个脚印、一个车轱辘印、一根毛发也别放过。”他对身边做笔录的警察说，“让技术部调查沿途所有的监控录像，一个疑点都不要放过！”陈队长神情凝重，目光却是坚定的。

陈队长再次走向草丛中的女子，那是一个身材高挑、面容清秀的女子，头稍向一侧歪着，眉峰蹙起，像是欲说还休的痛苦于那一刻凝固，又像是对生者无声地讲述自己惨痛的经历。她上身穿V字领、抹袖的白色短款上衣，微微扬过头顶的手臂将衣服向上扯起，露出圆圆的好看的肚脐。脖子上戴着一条铂金项链，项链坠是一枚铂金托嵌的扁方形淡黄色的黄晶，白皙的手腕上带着三条五颜六色珊瑚珠串，在整个淡雅的装束中非常惹眼。一条腿曲缩着，另一条腿伸得很直。白色长裙一端掩着膝部，一端掀到大腿上方。脚踝处戴有一条铂金上镶有黄晶的脚链，脚上穿着黑色的思加图品牌的高跟凉鞋。

出于工作关系，陈队长对人的着装特别注意，这些可以间接地透露出一个人的身份、地位、生活状态与情趣品味的信息。就像思加图品牌的鞋子，它是意大利品牌，品名源于音乐语言，寓意跳跃的音符，象征一种充满活力和欢乐的弹力。从她不事浓妆艳抹和淡雅的极有品位的着装来看，她大致是哪类女性在他心里已多少有了底。但她到底是什么样的女性，只有等水落石出才能见分晓。

“如果是抢劫杀人，她身上不会留有如此贵重的首饰，如果不是抢劫杀人，她身上却没有随身携带的任何物品。情杀？仇杀？情仇杀？抢劫杀人？她给我们出难题了！”他说。他刚出任

大队长一职不久，就遇到如此棘手的命案，像一张考卷，答不好，同事们不会信服，老百姓也会笑话他无能。对此，他心里明镜似的。

苏好来到陈队长面前，望着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。想象不到的事情出现了，不只是这个男人没有发现她，周围的几个人也都没有发现，她像空气一样如入无人之境。以往小说和电影中的穿越，大都是活生生的人；现在穿越的竟是自己的灵魂，而且是真实发生的、毫无虚构的成分，令她错愕不已。

灵魂指的是人的心灵、思想或人格、良心，也用来比喻事物中起主导和决定作用的因素。在宗教中认为，灵魂是附着在人的躯体上作为主宰的一种非物质的东西，灵魂离开躯体后人即死亡，而灵魂却飞往了另一个空间。科学家分析说，由于科学在现阶段依然处于落后时期，所以依然无法证明灵魂存在与否。在科学猜测中，灵魂可以是一种物质，而这种物质处于物质与能量的分界线上，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会有人看到灵魂，此时灵魂由于一系列原因，其属性更倾向于物质，所以可以被看见。在另一些情况下，灵魂更倾向于能量，因此可以被探测仪器捕捉。然而在大部分情况下灵魂都处于分界线上，因此无法被现代仪器观察。

不管怎么说，不管从哪个角度说，这事还是让苏好遇上了，令她感到可惜的是，出事前没有给自己最亲近的人一个交代，否则，就不会这样不明不白地与亲人阴阳两隔。

她听人说，灵魂一旦脱离肉身，便全知全能。她试了试，却无法穿透陈队长肉身并看到他的思想，也观测不到女法医和在场的所有人的思维。她不明白，是人们描述有误，还是自己心智没有完全打开，无法做到那个境界。

看来，传说中的事，只是活生生的人一相情愿臆想出的，不过是个传说。

“清醒，是可怕的！”苏好瞥了一眼横陈的白衣女子，像被剜掉了一块肉似的疼。自己才26岁，在没有任何背景的状态下经过几年打拼，刚在事业上崭露头脚，远在宁夏的父母还未来得及接到海城享受女儿给予的孝敬，深爱自己的蔡铭轩还未来得及娶自己为妻，一切就这么像云烟一样飘散了。而唯一能安慰到自己的，就是可以赶去与儿时的小伙伴朗儿照面了。7年来，她笃定地认为朗儿的离世与自己有关，这下终于有机会可以与他说声对不起了。

“对活着的人来说，是没有明天的；对死了的人而言，则没有今天”，当时她从人生意义的角度理解这句话，是说一定要做好今天的事，别到时日不多时再悔不当初。此时，她的开悟却起自生命存在本身：一个连今天都没有了的人，连生命都已经终止了的人，明天又从何谈起！

海城是座大都市，事发地在离市区仅有十几公里的近郊。苏好在这里度过了4年大学时光，毕业后在市广播电台工作。她说不上多爱这个城市，却也有种第二故乡的亲近，况且铭轩也在这里。当时，她拒绝某知名电视台挖去做主播的邀请，一心想留在这里，不仅是为了心爱的广播事业，还为了与铭轩死心踏地安个家。可现在，不仅家没了，连自己的性命也交待在这里。扼腕之痛袭得她瑟瑟发抖。

面对警察的勘察结果，苏好心有不甘。如果可能一定要亲自行动，找出真相，让自己死个明白。

一夜没回家，铭轩不定多着急，先回去看看他。刚这么一想，苏好转眼便来到家中。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，撕心裂肺的情绪也跟着一下子裹挟而来：这里的一切已与我不再有关系！自己再也不是这里的女主人！自己已是这个家的不速之客了！

一切都像是昨天发生的，那天的情景仍触手可及。

今年的情人节那天晚上，苏好11点主持完节目，走出广播电台大门，站在路边等出租车。初春的风像小刀子一样割进肉里，她这才意识到自己还穿着在暖和的直播间里穿的单薄的衣衫。瑟瑟发抖间，忽听不远处有人不住地按喇叭，她瞥了一眼，见是铭轩坐在车里，她欣喜得好像看到了大把大把的可以任意享受的温暖，脚下的步子轻快地像踩在了音符上。

不过，她心里有些纳闷，铭轩下午还给自己打电话说，仍在外地出差，不能赶来接自己，怎么说回来就回来了？

“我想给你个惊喜，一分钟都等不了！”铭轩抱住她一阵狂吻，“我要送给你一件礼物！”话音未落，铭轩喜滋滋地启动车子，没有开往苏好租住的小区，而是拐向一条刚建好不久的滨海路。滨海路宽敞平坦，两边修剪得非常精致的植被间透出橘黄色的灯光。铭轩不时地偏过头来兴奋地冲她笑，或大吼一声：“我要抱着你，我不让你走，baby，baby……”

见他半天没拿出任何礼物，苏好忍不住问：“什么好东东，这么吊人胃口？”

“谅你也猜不到！”他神秘兮兮地说。

铭轩一直是这样，总会弄些出其不意的小段子，不让她雀跃

而起，他是不会罢休的。

去年的情人节，那是他们相识后的第一个情人节。铭轩也是这个时间在电台门口，一边听车载电台她主持的《午夜倾情》节目，一边等她。她刚走出播音室大楼，大门外一颗用数十支点燃的蜡烛围成的大大的“心”便引起了她的注意。当时她还想，这人可够浪漫的，哪个女孩儿见了，不芳心荡漾！

“好儿——”

苏好向不停地挥舞手臂的人望去，守候在那颗烛“心”旁的颀长身影正是铭轩，而被浪漫的人却是自己，莫大的幸福像烟花一样瞬间灿烂于她的心空。

铭轩看似不经意给自己制造的这些小浪漫，使苏好无论工作多紧张、神经多紧绷，都会一下子放松下来。还有他说的那些能暖到心上的话语，做的那些体贴到肺腑上的事，把她拖离了其他追求者，只对他情有独钟。

既是同学又是好友的咪咪说：“情趣是个好东西，不是每个男人都能给你的；而能给你的人，未必是最适合你的人！愿你抓了个大奖！”看苏好笑得上像淌着蜜汁，咪咪又说：“你命够好的，从那么偏远的小地方出来，刚混了这才几年啊，工作和男友都不错！哪像我，虽然长在大城市，却谁都指不上，还得靠自己！”

“我不也是靠自己嘛！”

“这‘靠’自己也不一样啊！”咪咪把靠字说得很重，“你要脸有脸，要胸有胸，要屁股有屁股，要腿有腿的！哪像我啊，除了身高造不了假，凡是能修整的地方不都修理过了！整个一个受累不讨好的‘形象工程’！”

“你这么说，像你天生没脸没胸没屁股似的，那不成了被吕后人毙过的戚夫人了？那都是你自己乐意折腾的，又没人逼你！”

“古人还说了，‘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’，历史发展到现在，虽然一味的淑女不再吃香，但形象美好却是可以大行其道的。为什么现在还强调男女平等？就是我们的社会还存在着极为不平等！女人只有让自己花枝招展，才能使感官动物的男人春风得意，把他们哄美了，女人也能得到一点甜头吃！”

“不是每个女人都像你这么想，这么做！铭轩不也是一般人？也不是钻石男！”

“反正，老天爷挺厚爱你的，一生下来就给了你一张通达四方的‘贵宾卡’，还有珠圆玉润、充满磁性的音质！每当我听你的节目就想，我要是男人，也会像你家铭轩一样没见你人，只听到你的声音就会爱上你的！我挺看好铭轩的，他们设计院多肥啊，做一个招投标，只需稍动些心机拿6位数好处费像玩似的。这几年来在银行工作，我没少拉他们单位的存款。”

车子在远离市区的一个新建高档小区兰亭苑门口停下。电台做过这处楼盘的广告，价位之高不是一般工薪阶层可以问津的。虽不在市中心，小区环境和各项配套设施都是上乘的。

苏好疑惑地问：“来这里干吗？”

“闭上眼睛！”铭轩并没有解释，解下脖子上的围巾，蒙到苏好眼睛上。

“你不会又想在车上做爱吧？也不怕进进出出的人看到？”苏好“扑哧”一声笑了。

铭轩在苏好唇上吻了一下：“你啊，尽往歪处想！”

“你不歪，我能想吗？”

“这回凭你怎么想，也料不到你的男人有多歪！我的公主，快跟我走吧！”

“我就不信你能领我到火星上去！”

铭轩一边调侃，一边领着苏好七拐八拐走进楼门，上到第三层停了下来。随钥匙“哗哗啦”几声转动，门“吱”地一声开了。

“先站着别动！”铭轩走开了，十几秒后又回到苏好身边，掀下蒙在她眼上的围巾。

通明的灯火让她一下子难以适应，不知道这次他又会跟自己开什么玩笑。

3

铭轩笑咪咪地带着她挨间屋子看。

这是套150平方米，三室、两卫、两厅的单元房，室内装修并不铺张、奢华，到处却弥漫着温馨、雅致，许多居家的细节处理得很精心，当用的家具、物品一应俱全。看得出，这套房子刚装修完不久，它的主人一定是个很会生活的人。

“喜欢吗？”

“你还没告诉我这是谁家？是‘孙子’家？”

铭轩连连摇头，突然一把抱起苏好往屋里走，兴奋地大声说道：“我的好儿啊，这是咱们的火星！”

“这个玩笑可开大了！”苏好根本不信，从他的手臂中挣脱出来，不动眼珠地盯着他看。

铭轩那张俊朗的脸绷了起来，无比庄严地伸出手，指了指苏

好又指了指自己：“这就是我送你的情人节礼物！为此，我忙活了大半年！”

苏好还以为他不过是说着玩的。买这套房子，至少要250万，装修、家具、电器加在一起至少20万，凭他的收入绝没有这个财力。他的父母都是退休的中学教师，把原有的房子卖了再加上一生的积蓄，都无法把这个梦做真了。

“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不告诉我？”

“我就想给你一个做梦都想不到的惊喜！”见苏好仍不相信，铭轩从包里拿出房产证。看到房产证上赫然写着他们两个人的名字。

苏好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惊诧地叫了起来：“天啊，你干了这么大的事，我竟一无所知！”

铭轩笑咪咪地在苏好脸上亲了一下，也不答腔，打开了音响，屋里即刻荡漾起美国爵士乐之父阿姆斯特朗的《这是一个美妙的世界》。他将屋里的灯调到了极温馨的朦胧，又让她在屋里走了一圈。

“哇，我的天，真难以置信！”苏好有种刘姥姥进入大观园的感觉，无论走到哪儿，音乐都会在嵌入每间屋顶的扩音器里传到哪儿。

苏好这才想起来，前些时候铭轩看似不经意地问起过，若将来买房将怎么装修房子。苏好说，如果每个房间的屋顶安有小喇叭那才有创意呢！只要打开功放，在屋里随意走，曲子从屋顶柔柔地飘下来，荡漾在各个角落。如果你正听我的节目，在哪个屋里都可以听到，那岂不是件非常浪漫的事！当时她也只是随便说说，听者有意的铭轩真的照着做了。令她没想到的是，他在每间

屋里都装上了开关，可以听，也可以关掉，非常人性化。

他得意地将苏好拉到另一间较小的客厅。墙边是一架吧台，架子上的酒放得还不多，顶部的格子里饮用不同酒的杯具却已经吊挂齐备。拉开靠在墙边的折叠木制雕花隔断，俨然是一个私密的小酒吧。最有想象力的是，他在地面上铺设了透明的钢化玻璃，里面安有小眼灯。打开开关，地上的小灯幽幽地闪出迷幻的色彩。

“这就是我送你的礼物。今天是叫你过来验收的！”他让苏好坐在吧台前的高脚凳上，给她倒了杯红酒，“觉得哪儿不称心，趁没入住还可以修改！”

苏好摸了摸酒瓶的瓶底，底部是深深凹陷进去的。凹得越深，说明红酒的品质越好。苏好对红酒的了解是从一位专家那里得来的。专家说，如果你对红酒一点都不懂，只会这一招就够了。上好的红酒、钟爱的音乐、销魂的酒吧、偌大的像世外桃源一样的房子，巨大的幸福与浪漫冲撞得她有些眩晕。再想到仍租住的房子，她感觉自己仍像在梦里。

“好像在做梦！”苏好双手支着有些尖的下颌，像托起一脸梦幻。似笑非笑的眼眸中，映着小眼灯的粼粼波光。

“如果你喜欢，我天天都会让你生活在梦里！对一个男人而言，没有比让自己的女人感到幸福，再幸福不过的事了！”铭轩无比温柔地握住了她的手，“父亲在我最需要爱的时候离开了这个家，虽然后来又回来了，可母亲和我所受的苦这辈子我都忘不了。不给你和咱们未来的孩子一个安稳舒适的窝，我愧做男人！”铭轩把苏好的手拉到自己的眉骨间，她感到有泪流到自己的手指上。他猛地吸了一下鼻子，抱住了她，紧紧的，像抱住了世界上

唯一的亲人一般，脸埋在她的颈窝：“我要让你知道我有多爱你！为了你，我连鬼都不怕做，还怕做人！”

苏好的心柔软得化成了一汪温泉，对他的疼惜由心底泛滥开来。

铭轩五六岁时，父亲跟所教班里一位女学生的母亲好上了。那位学生很聪明，学习成绩却非常差，常拖班里的后腿，影响了她考评中的业绩。他去家访，了解到她是单亲家庭，父亲早年病故，母亲是单位的主管，工作繁忙常无暇顾及女儿。为了提高学生的成绩，工作之余责任心强的他主动去给学生补课，女学生的成绩直线上升。她的母亲为答谢他，常留他在家里吃饭。日子久了，那个女人不再拿他当外人，工作和生活中的大事小情常跟他说，他也像这个家里的一员，给她出谋划策，两个人的距离拉近了。

铭轩的母亲是位贤妻良母型的女人，丈夫经常不在家，她以为事业心强的他不愿让学生掉队，没有想到自己的婚姻受到威胁。直到有一天，丈夫说，咱们离婚吧。她傻了眼，方知在自己生活里还有另外一个女人存在。毕竟她也是老师，极要面子的她，不想用一哭、二闹、三上吊的方式留住男人，把选择权交给了丈夫。铭轩的父亲纠结了半年之后，还是提出了分手。对婚姻失去信心的铭轩的母亲没有再嫁，与铭轩相依为命，铭轩的父亲却和那个女人结了婚。

铭轩15岁的时候，父亲发现再婚的妻子跟她的上司有染，他想起了发妻的种种美德，跪到铭轩母亲面前忏悔自己的错误，说想再回到这个家中，就是当牛做马也要弥补这些年自己犯下的错误，给她和孩子一个完整的家。一直处于孤苦中的母亲，大哭一场后原谅了他，这个破碎的家又恢复了完整。

苏好推开铭轩，终于问出了自己的疑惑：“你哪来这么多